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五回 白安福建設恩壇醮 胡惠乾恃惡又尋仇

話說這部書，前回中是說李流芳中了榜眼，白安福、宋成恩中了進士，用了侍衛，欲代錦綸堂機房中人出氣。因胡惠乾打死牛化蛟、雷大鵬、呂英布三人，以後雖有馮道德由武當山前來報仇，怎奈五枚道姑與善禪師交情至厚，且見方世玉兄弟與他母親皆是心愛之人，故胡惠乾雖被馮道德踢傷右手，她卻用了仙丹神藥將他醫好。復又與馮道德講情，認貼牛、雷、呂三家血銀數萬兩，馮道德知五枚本事厲害，只得依允和事，然後各人回山，其時胡惠乾就該改邪歸正，不必惹禍招非，奈他見五枚與馮道德俱走，廣東一省無人敢與他爭衡，就任意的打架鬥毆，專與機房中人作對，那些被打的人皆知道他的厲害，個個不敢回手，忍氣吞聲已非一日。後來，白安福萬分氣怒，說我等皆是皇家子民，誰能讓他。便發奮請了幾個教師，皆是精通武藝的好手，每日在公所學習武藝，學了一年上下，居然武藝精通，卻好那年鄉試之期，他就將行中各人請來，說：「胡惠乾如此作惡，我們本業中名聲都被他喪盡，同他用武，又打不過他，除非用國法來治他，無如我們又是平民百姓，不能與朝廷官員來往，想來想去，只有學武可以報他的仇，可以上進。倘能博得一兩步功名，即可與官府來往，我所以苦心耐勞，學了這一年武藝，雖不能定取頭名，也可以將就應考，但非捐納武監不能下場，是以將諸位同業請來，說明在先，非是我浪費公眾款項，卻是為了大眾起見，在公款中撥些銀兩，為小生捐納一個武監生，以便今年下場鄉試。」

那錦綸堂眾人，皆齊聲說道：「難得白先生如此立志，莫說用到幾兩銀子，就是多用一千八百，能值幾何？即如牛化蛟、呂英布、馮道德三人，請他們前來，先是三千一人，已是六千，後來武當山又是六千，一共一萬二千兩銀子，連來往盤川，酒席酬應，加之棺木等費，計共足有二萬多兩銀子，仍是落在水裡，氣也不得出，仇也不得報，到今日，仍然被胡惠乾這狗娘養的撒野。今日你老人家如此，正是我同業中的福氣，你老人家預備幾時動身，我們大家齊來送行。」

當時眾口同聲，皆如此說，隨即到捐輸局，代白安福繳了捐項，取回實收。過了兩日，白安福擇了日期，就由公所內搬出校場一帶，就近地方居住，每日與宋成恩等跑馬射箭，刻苦用功，恰好這年就中了武舉。次年進京會試，又中進士，用了侍衛，適值陳景升、李流芳、張元正、何文炳等人中了進士，欽點翰林院庶吉士。

白安福就在京中約他三人，將機房吃虧的話說了一遍。他三人也曉得這段故事，大家就聯名請假，奏明回籍，在錦綸堂建醮超度亡魂。陳宏謀與劉墉二位大臣問明緣故，准其回籍行事，並頒發文書與兩廣總督，請他札令司道各地方官認真查察保護，不准胡惠乾再行恃強蠻橫。白安福得了這件公事，自然歡喜非常，與陳景升等人約定時期，仍然回省。到了省中，那些機房中人，俱來賀喜，個個說：「我們本業中也出了一個能人，居然奉旨，為亡魂建醮。」加之白安福又將陳劉二位大人行文督撫，札令司道地方官查察的話，告知眾人，說道：「這番不怕胡惠乾再怎樣行兇，有了地方官前來彈壓，他不能不畏王法。」就囑令眾人趕速起造神壇，掛燈結綵。一班人聽了這話，個個高興，皆道：「這一次總要出氣了。」

哪知胡惠乾卻仍在西禪寺武館內教授徒弟，聽談話間說及白安福由京內回來，大為熱鬧，公所內搭臺起造，掛燈結綵，預備超度亡魂。他就大怒起來，說：「白安福以為中了武進士，用了侍衛，就回鄉如此熱鬧，眼中無人，不怕我去爭鬥，想必他有意與我為仇，我偏要與他鬥氣。」次日就帶了一班狐群狗黨的徒弟，到了錦綸堂公所內，卻值眾人甚為高興，自在那裡鋪陳一切，就上去打了個七零八落，隨後高聲喊道：「你們這班賤貨，一兩月不來尋找打你們，就忘了你胡祖宗的厲害，現在白安福那囚囊的由京回來，不過中了武進士，就想在太歲頭上動土，要想建醮，也不來祖宗面前討討饒，就敢妄作妄為。今日祖宗前來送個信與他，他若一定要建醮，只要他保得這廣東城內太平無事，沒有死人失火的事在三年內發生，祖宗就高抬貴手，讓他一個初犯。不然，不怕是甚麼侍衛，在家鄉父母之邦，也不能以官勢欺人，聽他怎樣起造，祖宗總要拆他。」當時就將公所內物件打得乾乾淨淨，那些人皆知道他的手段厲害，誰敢吃他的眼前虧？皆說：「是了，是了。現在我們白董事不在此地，等他回來，我們將你這些話告訴他便了。」胡惠乾說了這一番話，帶著徒弟，仍然回西禪寺。

那裡三德和尚聽見胡惠乾今日又出去與機房中人作對，他就上前勸道：「古人有言：話不可以說盡，惡不可以作盡。你已將牛化蛟師兄弟三人打死，也算報得殺父之仇，雪了自己之恨，後來遇見機房中人就打就鬥，死在你手中，也不知其數，他們已是怕你極了。現在誰還敢與你爭鬥？此刻白安福超度亡魂，是他們不能代同業報仇，又不能令死者含冤地下，故此做這道場，與眾人超度陰靈，這也是不得已的苦衷，你就隨他便了。當真把人家鬧急了，莫說我們少林支派拳法精通，可知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設若再來一個，如馮道德師叔那樣本領，難道還有五枚師伯前來救你？人總要放寬一著才好，所以氣不可使盡，話不可說盡，我勸你就此算了罷。」

胡惠乾聽了三德和尚這番話，也覺有理，也不想再去尋鬥。哪知白安福被公所裡的人跑到他面前，就將胡惠乾在公所內拆毀神臺打壞燈彩，以及要他保廣東全省不准死人失火的話，全行告知白安福，說道：「從前我們皆是平民百姓，被他欺負，無人給我們出氣；現在你老人家做了官，且這事，本是奉旨辦的，若再不在此時做個出人頭地的事，將這狗頭如法究辦，下次就格外撒野了。」

白安福本來要在同行眾人面前要個臉的，偏生胡惠乾又要與他作對，加之眾人你言我語，當時滿面急得通紅，說道：「我若不將這狗頭究辦，不但難見眾人之面，我這武進士也就白中了。」隨即取了名帖，叫人將陳景升、李流芳及何、張二人，一並請來。不一時，眾人已到齊，白安福氣喘喘的，將胡惠乾又來拆毀打鬥的話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我在京時，就怕這斷不肯干休，特地請你們大家看在鄉親之誼，為地方除害，聯名具奏，奉旨回籍建醮，超度亡魂。今日還未開建道場，已先被他得個先著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內，若再不以王法處治，那就更不得了。故將眾位專誠請到此地，以便做個稟稿，令人寫好，明日我與眾人一起去拜見撫督，將這話，請他札令司道縣府，派人前來彈壓，應該陳劉二位大人的軍機大臣公事已經到了本省了。」陳景升也氣憤不過，一齊答應道：「我等明日定與白兄前去，地方上有這樣的凶徒，這還了得，若不早為除滅，隨後還要釀成大患。至於稟稿，我們就在這裡議論好了，請人代寫，免得再為轉折。」白安福見眾人已經答允，甚是歡喜，隨叫人擺了酒席，請四個翰林飲酒。

那些機房中人，聽見白董事與陳景升等人議論，一個個皆感激不盡，說道：「四位能如此出力，一輩機房中人，皆要朝夕頌禱了。」陳景升又謙遜一番說：「皆為地方上起見，何必如此謙遜。」說著入席飲酒。文武翰林進士，在房內斟酌了一回。散席之後，就請陳景升主稿，落稿以後，遞與眾人觀看，眾人取過來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翰林院庶吉士陳景升、武進士二等侍衛白安福等，為惡霸不法，擾害地方，叩求捕獲究罪，以伸國法，而安門閭事。竊職等於上年見錦綸堂機房公所有牛化蛟等人被惡霸胡惠乾爭鬥，當場打死三人，後又將機匠打死一二□□，糾眾械殺，通省皆知。只因各屍屬畏其凶勢，忍氣吞聲，自具棺木收殮，不敢報官追緝。職等見其沉冤不白，故於今歲進京時面稟陳劉二位大臣，繕呈奏折，申奏朝廷，於回粵時，在機房公所設壇建醮，以超度亡魂，此不過為死者超生，並不敢向生者出氣，當蒙陳劉二位軍機大臣批准代奏，並著在原籍建醮，仍一面移文知照本省督撫，札飭司道府縣，派差彈壓等因。職等遂於回籍時，在公所設壇建醮，乃於昨日始將神壇築完，該惡霸膽敢目無法紀，復行糾眾擁入公所，打傷機匠多人，所有陳設器具，毀折一空。似此不法，較諸強盜打劫為害尤甚，視人命如兒戲，視國法如無物，若不據情陳述，特恐釀成大患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，為害非淺。叩求大帥俯念民害，札飭所屬，嚴拿正法，以靖門閭，而伸國法，實為公便，上稟。

眾人看罷，說道：「究竟是翰林出身的陳兄，筆墨與人不同，此稟不但陳述分明，且面面俱到，將國法民害，以及原告告實情劣跡，皆陳明紙上。大約這稟進去，任你甚人總要准情照辦的。」眾人談了一會，便請人繕寫，以便明日同去面遞。哪知早被胡惠

乾曉得，鬧出一件大禍來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